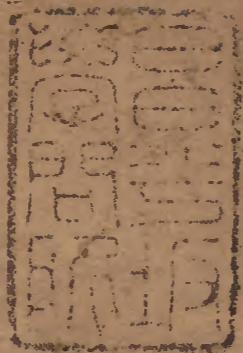


訂重
小學纂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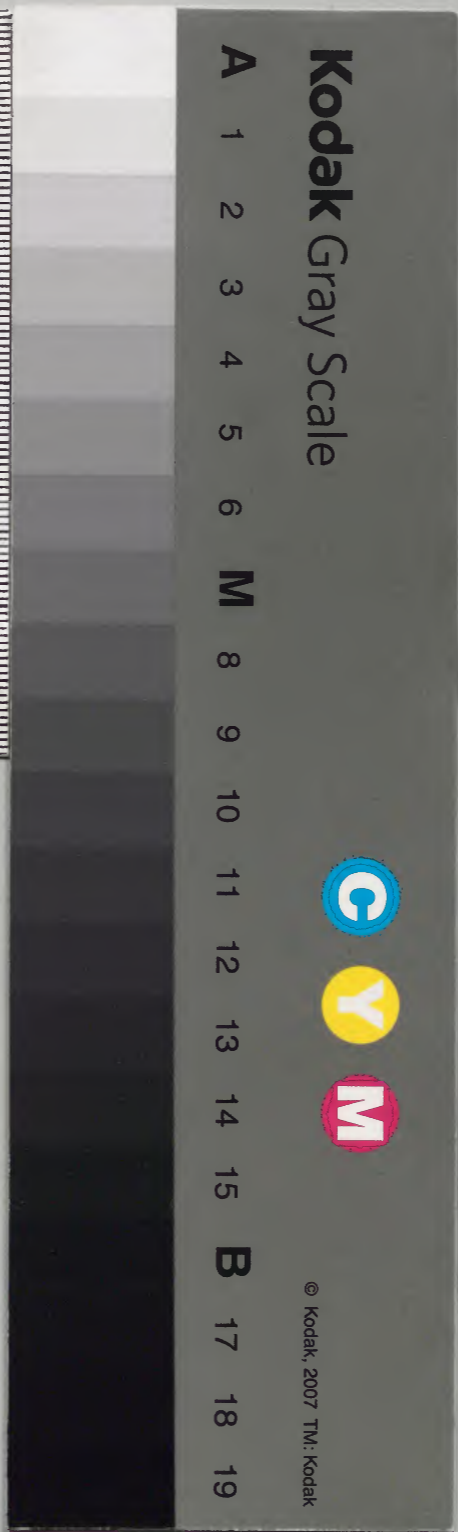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九
一	一
四	四
冊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九	九
三	三
九	九
一	一
四	四
冊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91
冊數	4 (4)
函號	298 234

六



小學卷之六

高愈纂註

外篇

善行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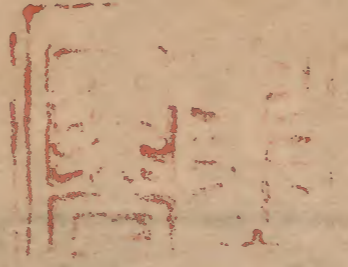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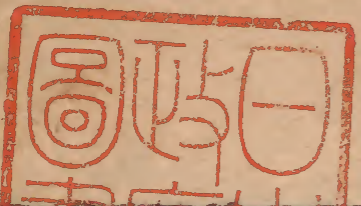
善行。行可為法者。陳恭愍曰。此篇紀漢以來賢者所行之善行。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凡八十一章。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

公居家簡重寡默。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

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長上聲。榮公

見前卷。正獻公。名公著。字晦叔。相宋哲宗。封申國公。辛夷簡子也。簡重者。儀貌簡樸。厚重。寡默。謂公女。正獻公配也。規矩。喻禮法。事事依循禮法。如



下文所甫十歲。祁寒暑雨，待立終日，不命之坐，不

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

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見音現，長

縛音篆。甫始，祁大縛，繞也。謂以偏纏繞袴管也。此卽曲禮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之教。行

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

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

於目。肆，市鬻之舍也。此卽內篇行不由正獻公通

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

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

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

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通判，州官之

置也。潁州地名，今屬鳳陽府。歐陽公卽文忠公，修也。千之，焦先生名，伯強其字，不與語，蓋欲其自生

慚懼而無假苛責也。降，猶舒也。此卽內篇時公方

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

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

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

有成者，少矣。行成曰德，才成曰器。按賢父兄，督

使內無賢父兄，則外之師友雖嚴，亦無所施其○
教，是賢父兄尤重也。此言居家教子弟之法。

呂榮公張夫人待制諱昱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
 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
 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為待制河北都
 轉運使矣昱音溫使去聲。張夫人榮公之妻待
 制天章閣待制也。昱之晉陵人鍾愛猶
 言深愛魚肉不許更進蓋防其任性奢侈
 之漸也河北今北直地都轉運使官名。及夫人

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
 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
 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鍋音戈樂
 音洛。張
 夫人母亦魯叅政女此明女子係家道盛衰教之
 不可不謹也其不使私作飲食即內篇子婦無私

背無私器之意。按引叅政魯公兩女一嚴於教
 子一嚴於教女其家法之善皆可見凡教子者以
 申國為法教女者以申國姊為法。○唐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

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
 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
 侍者斥之還音旋養去聲。陽城字亢宗北直定
 州人德宗時為諫議大夫坐言裴延齡
 事遷司業蓋國學教官之副也謁告也斥逐也學
 以明倫倫以忠孝為重陽城是語誠無愧於太學
 之師矣此舉司業
 教人之可法者也。○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陪

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為蘇
 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

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悵悵
 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
 日月刮劇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
 敦尚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援音
去聲悵為之為去聲刮關入聲劇音磨傳音附行
遺棄聖賢覺世之經業也。蘇湖江浙二州名。條約
教條約束也。以身先之謂條約所頒者。以身先行
之也。要義即下言治已而後治人者。乃明體達用
之學也。悵悵誠至貌。此見安定教人之誠也。刮劇
猶琢磨之意。傳依也。以理勝者。修詞之法。理勝而
詞不足尚矣。信尊信也。敦行者不務文尚實者不
求名。此見學徒能從其師之教也。安定後為國子
直講。學者歸之。至於庠舍不能容。則其教之足以

感人也。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

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

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疏

並平聲。經義齋通六經論孟之義。所以育其德

也。治事齋治錢穀兵刑水利諸事。所以擴其才也。

疏通謂智識明達有器局謂德量弘遠治一

事又兼一事者欲精其業而又有兼才也。其弟

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

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

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飭音赤。循循雅正謹飭

之貌。弟子言貌有常式。崇

先生者無異詞。故皆不問可知。蓋其漸涵陶

鑄之力深矣。此舉州學教人之可法者也。○明

善行 實立教

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

朝音潮。治平聲。風者上所化。俗者下所習。正謂以禮教整齊之也。賢才有德有能者。風俗正則民情維繫而不搖。賢才得則百務釐舉而不亂。二者皆治天下之本。然必得賢才斯可正風俗。則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也。故下文以悉心推訪繼之。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

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

篤志好學。才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

相與講明正學。好行俱去聲。禮命謂隆禮命之推。推求訪廣詢也。德業充備謂才全而德備。天下之士也。其次則一鄉一國之士也。延聘謂以幣帛延致之。敦遣謂令有司厚禮殷勤以致送。萃聚也。京師天子之都。京大師眾也。正學見下文。其

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

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

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

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漸音尖。此承

上文言士萃京師。所朝夕相與講明之正學也。異端外於倫理。不足整修其身。而綱紀天下。故正學之道。惟此人倫物理。而其要則在擇善修身而已。誘掖以使之進。激勵以止其退。漸磨以俟其化。所以成就之者。無不循其節序。俾自小學而養於大學。由鄉人可至於聖人。則賢才既得。而風俗自正矣。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

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

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行中並去聲。中於是謂上文所延聘敦遣者。合於正學之選也。如是則為成德矣。明達者資之敏。可進善者質之淳。日受其業。使以成德之人為師而受業也。及受業者學之既成。上者使教國學。其次以分教州縣之學。而師道大備。無不得其人者。以正風俗無難矣。以上三節。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朝音潮。行去聲。擇士入學。擇民間俊秀之士而入縣學也。縣學擇其尤者升之州。州學更擇其尤者升之太學。太學復聚而教之。則賢能畢出矣。論於朝。蓋將官之也。擇士必先端潔孝悌。廉恥禮讓者。重其本也。此言州縣賓興擇士之法。朱

子曰。明道論學制。最為有本。讀之未嘗不慨然發歎也。按明道先生所言成德而受業者。即今司成司業博士之職。其以分教天下之學者。即今州縣教諭訓導之職。其擇士入學者。即今秀士入學之法。但明道先生欲成其行。而今專考其文耳。○伊川先生看詳學制。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
看詳。猶審詳。是時司馬溫公當國。舉伊川為崇政殿說書。令同孫覺等看詳國子監條制。蓋欲更學校之條約也。相先。猶相尚。舊制太學有月試。以校士高下。故云使之爭。課。程計也。謂程計其學業也。制尊賢堂。以延天。今學官月課之名。蓋本於此。 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

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鑄子全切解居拜切去上聲行去聲。制置也。考程子原詳。謂置尊賢堂。若世有士如今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學者願一識其面而不得者。則長貳官延請居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特為學者矜式。且以見長貳官取善服義之意。乃為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也。鑄謂刊定之。解額貢士之額數也。宋元豐中。以利祿誘士。國學解額。增至五百人。來者奔湊。程子止欲量留百人。餘四百分於州郡。使士各安鄉土也。繁文。勘會之繁文也。舊制。學官考察法。專據文簿。計校等差。故欲省之。凡所推擇。一憑長貳鑒裁。更不須繁文勘會也。勵行檢者。宋制無督察士人法。程子以當時士風薄惡。不修行檢。故欲立法裁約。使知戒懼也。待賓齋。以待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齋。以待通於治道可為吏師者。其人去來皆不拘。如尊賢堂法。觀光。取易觀國之

光之義。太學舊制。賓客不得過客位。其學宮禮法。士多不能見。故立觀光法。欲使來學之士。觀揖讓威儀之盛。而知慕效也。餘數十條。見伊川文集。以上二章俱詳太學教人之法也。○藍田

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藍田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呂

氏兄弟四人。大中。大防。大約。大臨。皆受學於伊川。橫渠之門。鄉人敬信之。故與立約束之法。使之去惡為善也。德業。本註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待妻妾。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眾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至於讀書治田營家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過失相規。本註。犯義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過失相規。本註。犯義。剛博鬪訟。二行止。踰違。三行不恭。遜。四言不忠。信。五造言誣毀。六營私太甚。不修之過。五。一。交非其

人。二遊戲怠惰。三動止無儀。禮俗相交。本註謂婚
 四臨事不恪。五用度不節。難去聲。本註一水一火
 祀之禮。有往還。患難相卹。二盜賊。三疾病。四死喪
 書問慶弔之節。五孤弱。六誣。七貧乏。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

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悛音詮。悛懼也。改
 以示懲。行罰或罰金。或朴責也。三犯後罰。俟其改
 也。不悛者斥。不得與約。為其怙惡也。此詳教一鄉
 之法。按內篇立教。自小子學樂誦詩始。此篇引
 教子教女。而復及於司業大學鄉州之教。則所以
 推其教者廣矣。○明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
 者廣矣。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致知者知之始。知止則知性而知天。知之至也。誠
 意者行之始。平天下則盡人物之性。而參天行之。

盡也。窮理。即致知。至於知止之事。盡性。即誠意。至
 於平天下之事。循循有序。則自鄉人而可至於聖
 人矣。此復言師長教弟子之法。按聖人所以為萬
 世師者。惟循循善誘。程子一遵之。故舉以終立教
 之義。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
 自大而卒無得也。舍處並上聲。闕音窺。灑掃應
 性平天下。高也。遠也。闕。猶闕也。舍近趨遠。遠不可
 至。處下闕高。高不可及。故曰卒無得。按下學上
 達。係一定之理。學者浮慕高遠。遊心於恍惚。無何
 有之中。而人倫物則置之不顧。其於聖人之道。寧
 復有是處乎。朱子嘗云。當於用處求其慎。勿懸
 空想聖賢。故凡浮慕高遠。皆懸空想聖賢也。其無
 得宜矣。此後世學者
 通病。故復舉此警之。

右實立教

共八章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竝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哀求。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殺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少難養。並去聲。數音朔。江革字次翁。臨淄人。漢章帝時爲中郎。嘗徹大官。膠膳賜革。遭王莽末。天下大亂。故負母逃難也。採拾謂取拾草根木實也。欲令革從爲賊。故劫欲將去。愿款。真誠。願至貌。方。所逃之路也。誠能動物。故雖盜賊至不義而亦能感之。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跣先。傭音庸。轉客。飄泊轉徙而爲客也。下邳。今淮安府邳州地。跣赤足也。傭僱工也。便身之物。美衣什

食之類。以裸跣傭工而供母。如此。蓋真能竭其力者矣。 ○薛包好學篤行。父

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好行並去聲。號平聲。毆音嘔。薛包字孟嘗。漢安帝時汝南人。毆擊也。不能猶不忍。里門巷門也。晨昏謂定省也。 旣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



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少去聲。數音朔。復去聲。謂其弟與姪若。
 汝也。荒頓。田荒而室傾壞也。服用賑與也。按薛
 包之父。以娶後妻。憎包。至於毆逐。則母固善護其
 父。亦悍矣。包能以誠感之。使皆懷慚而生悔。不亦
 難乎。已而弟姪分財。推良受惡。推孝以友於兄弟。
 至易也。及安帝徵為侍中。○王祥性孝。早喪親。繼
 不拜。則又矯矯錚錚者矣。○王祥性孝。早喪親。繼
 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
 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
 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
 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
 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

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

其篤孝純至如此。喪去聲。數音朔。炙音柰。復去聲。幕音莫。○王祥字休徵。魏琅邪

人。今兗州府沂州也。仕晉。官至太保。親謂其母。牛
 下糞穢不堪。故虐令掃除。炙雀也。幕帷幔也。丹
 柰。紅色果名。令守之者。○王哀字偉元。父儀為魏

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眾曰。近
 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

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哀剖平聲。○哀。營陵

也。魏。曹丕篡國之號。上。司馬。複姓。下。司馬。官名。東
 關。地名也。漢後主十六年。吳諸葛恪敗魏師於東
 關。元帥。謂昭也。凡師敗績。罪在主將。是時
 司馬昭為將。故儀以責之。孤。昭自稱也。哀痛父

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竝廢蓼莪之篇。辟音壁，號平聲，著同。著復音福。蓼音六。非命，謂被戮而不以正命終也。朝召曰徵，郡舉曰辟。哀，哀父母二語。小雅蓼莪詩之辭。哀念其父養已之劬勞，而又深痛以無辜戮，故至三復流涕。廢蓼莪者，恐其師哀感，故舍之而不誦也。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哀皆不聽。及司馬氏篡魏，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度音鐸。衣食不求贏餘，故耕蠶皆取給身口而止。篡魏，昭死，于炎篡魏也。是為晉

不西向坐。晉都長安，在西故也。○按偉元哀感其樹，其哀至矣。至終身未嘗西向坐，蓋以孝子而為忠臣者歟。○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養去聲，扇平聲。西河地名，近汾水。是時劉聰據其地。延字延元，色養以和悅之色奉養也。○按扇枕溫被，亦即古人溫清之禮。而王君以身溫之，尤與人異也。考其事繼母，亦有躍魚之事。與太保王公同，而斬準作亂，以為左光祿大夫，延罵不受。○準遂殺之，則其慷慨立節，殆又有過人者矣。○柳玘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日櫛縫筭，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



不粒食數年而康寧。

長上聲後同乳去聲。山南名瑄。唐博陵人。今東昌府博

平縣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故稱山南曾祖王母。即曾祖母。稱王者尊之也。長孫。複姓。不粒食而康健安寧。由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

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

門安得不昌大乎。

按婦乳乳姑。古無其禮。唐夫人始為之。蓋愛姑逾於愛子矣。而

姑亦願其子孫世世孝敬。以婦孝而致姑慈。誠事姑之極則已。考唐夫人生子頴。貞元初成進士。頴

有子八人。皆至達官。珙太子少師。瑄節度。瑄刑部尚書。璵侍郎。球進士。至曾孫成進士者復四人。其

立孫遠。於昭宗乾寧中。復至平章事。柳玘所云。崔門昌大卒如此。天之報夫人亦厚矣。○南

齊瘦黔婁為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

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

忽至。

黔音鉗。孱山切。易音異。南齊南朝齊蕭氏也。黔婁字子真。南陽新野人。孱陵漢縣名。

即今荊州公安縣。旬十日也。易黔婁父名。心驚流汗者。父子一體而分。黔婁心與父一。故彼感而此

應。此與曾子母嚙指而心痛同。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

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

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差釵去聲。劇音極。病痊曰差。

病甚。口劇糞苦者。脾強食化。故病差。糞甜者。脾弱而食未融。故病劇。泄利泄瀉也。嘗之不嫌者。其心惟在於親。則不知其他矣。北辰。北極。帝所主也。按後易病尋愈。議者謂孝感所致。○海虞

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

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
 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
 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
 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
 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屬音竹號平聲衣去聲合
音蛤葺音緝覆敷救切
 海虞即今常熟縣子平廬江潛縣人其地屬今安
 慶府史不詳其字頓絕哀頓而氣絕也屬猶會也
 大明劉宋武帝駿年貌營葬經營葬事也括括髮
 也以麻歛括其髮蓋人子初喪之禮葺修補也情
 事未申謂親未葬也按律停柩在家經年不葬者
 杖八十則是不葬其親於國法亦有罪而况孝子
 之心與宜子平之自謂天地罪人矣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

為營塚壙

會音檜下為去聲塚壙音腫曠。會稽郡名其地跨今江浙界興宗今歸德府

考城人不受吏部尚書蔡廓子也矜者悲其心賞
 者嘉其孝。按親骸不葬生人之所悲也而子平
 之悲尤甚觀其頓絕而號不廬不絮後世猶悲之
 而况當時之人乎興宗為營塚壙可稱賢太守矣
 而世且或久淹親柩獨何歟 ○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出其母

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
 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雍去聲
後同

壽昌字康叔今鳳陽府天長人雍秦地守雍
謂為雍太守言輒流涕悲極不能自禁也熙寧

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句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

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

聞詔壽昌還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孝。

復扶又切。還音旋。

熙寧。宋神宗年號。訣。誓詞以別也。同州。屬今陝西。西安府。明逸。武肅王後。謂言之於朝。還就官者。在法。棄官不得復就。今以尋母。故復之。明逸後官。端明殿學士。贈禮部尚書。按史。壽昌決志求母。次同州。避雨於逆旅。心方念母。俄有老婦冒雨拾薪歸。歎曰。吾兒壽昌。安知母苦如是。壽昌驚愕。前問。果生母劉也。觀此。殆天啓之。非由人力矣。

壽昌再為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

涕泣幾喪明。拊其弟妹益篤。為買田宅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幾平聲。上喪。去聲。拊音府。為去聲。河中。今平

陽府蒲州地。與同州近。壽昌嘗兩為郡守。至是辭郡守而為通判。以其便於養母也。拊。撫恤也。厚於同母弟妹。而尤篤於宗族兄弟。則其重本可知。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雒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治平聲。雒音樂。雒。同洛。水名。在河南。

南。按佛氏以天堂地獄之說。誑惑愚蒙。世皆敬信。崇奉。凡遇親喪。略於苦塊哀戚之禮。而惟膜拜經。儀。以為非是。不得稱孝子。毋論地獄非真。其親生前無罪。作之徒為幻妄也。即令地獄果真。生前親果造孽。經懺果能超度。十王果敬奉佛法。亦必孝子。精誠懃恪。庶或感移。又豈六七媿穢酒肉之闍黎。胡盧鳴哄。遂能達之西方冥府者乎。則其為無功德也。不待智者知之矣。然世人修禮經懺。亦非盡痛傷其親地獄苦楚而然。或慮世俗非笑。不得已為之。或忘哀。蔑禮。藉以為飾耳。藉以飾非。則不仁。不得已而強為。則不智。二者亦無一可矣。朱子於明倫事親。述嘉言。則終以溫公惡斥浮屠語。紀

善行。則終以伊川先生不用浮屠事。其示人子深矣。○以上十章共十人。皆古為子者之善行也。而不幸遇變者凡六人。江次翁遭天下亂。薛孟嘗主休徵。遘異母讒虐。王偉元。父死非命。何子平。適際饑荒。朱康叔。母被遠出。彼固至孝根心。故遇變而顯其至性也。王延元。色養。庾子真。棄官。皆無間然。唐夫人。乳姑發祥。婦孝感天矣。伊川治喪不用浮屠。繫於其末。此見君子以道事親之則也。夫○霍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開音達。下上聲。射音夜。後同。識音志。此下言臣道也。霍光字子孟。山西平陽人。漢武帝時為奉車都尉。昭帝時為大將軍。禁闈宮中小門也。沉靜不浮躁也。詳審不粗率也。郎與僕射皆侍衛之官。僕主也。陳恭愍曰。古者重射。故有是官。關中語轉射為夜耳。

○按事君以敬為主。光能二十餘年進止不失尺寸。其敬如此。○汲黯。漢景帝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召為主爵都尉。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句。黯乙減切。洗先上聲。數音朔。蚡音忿。謁。漢州也。太子洗馬。主爵都尉。皆官名。洗猶先也。太子出則前導。故稱洗馬。太后。武帝母。中二千石。內臣。歲俸滿二千石者。按是時蚡倚外戚。權傾人主。而黯視之蔑如。則剛正之氣。固有以奪人矣。其敢弼違人主者。蓋本於此。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

善行 實明倫云

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

曰：甚矣汲黯之戇也。

朝音潮為去聲。戇音撞。吾欲云云。蓋言效唐虞之治也。

多欲。如好征伐。好神仙之類。內既多欲。則外所施仁義皆偽。欲效唐虞之治。遠矣。戇。愚也。帝蓋愠其言之直。然能容而不之罪。人君之度亦偉矣。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

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

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數上聲。令平聲。朝音潮。數數其罪。

以責也。從諛承意。蓋一人倡諛而羣和以奉承上意也。愛身恐諫而遭斥逐也。此惟其陳善責難。大義明於平日。故能臨事敢言如此。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

者數。終不瘳。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

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瘳人。然至其輔少主守

成。雖自謂責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

至如汲黯近之矣。

數音朔。瘳音與。為去聲。亡無同。少去聲。責音奔。告。作假也。瘳。

通作愈。謂病痊。下瘳當作踰。謂過也。嚴助。武帝近臣。漢法。病滿三月。當免官。賜告。則得去官歸家。請告。則得居官不視事。責。孟責。育。夏育。皆古有力人也。弗能奪。即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社稷臣。即以安社稷為悅者。觀助與武帝之言。則知其安危可倚。君友已皆信之深矣。大將軍青侍

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

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

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踞音據。廁差去。

聲宴見不見之見音現。青衛青武帝衛皇后之同母弟侍中侍衛於禁中踞蹲坐也。廁溷廁也。一說居高臨垂邊曰廁弘公孫弘也。宴見閉時進見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或云織成武人熊虎之象以示威故謂之武帳可猶從也。按人臣之義以勿欺能犯為難觀黯面折廷諍數干主顏色而能使其君敬禮如此庶幾有古大臣之義矣。○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惟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

不以實對帝怒殺之

翟音狄使去聲并音兵上為去聲首去聲見音現後同。

魏元魏也。太武魏主拓跋燾也。并州即今太原府。著作郎官名允字伯恭勃海蓀人。今之河間景州也。通天文術數累官中書令卒年九十八諱欺隱也。君所居帳曰帷幄首告也。原宥也。人臣義無欺罔有罪自當首實然言或見原者因黑子畏死云然也。此見欺其君者不免於誅也。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太武浩東昌武城人時為司徒與允等修國史刻石立衢以彰直筆太武怒其暴揚國惡收浩殺之將及允故太子欲免之導引而見之太子見帝言高允於君也至尊謂太武脫猶設也。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

善行

卷六

善行

實明倫

七

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句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臯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臯音向。丐音蓋。總裁謂總其大綱而裁正之。不領細事也。紀事曰。著纂言曰述。失次失其言語次序也。殿下太子稱丐乞也。詭詞求生。賢者所耻。故不為。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

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直謂不為詭詞。以情直告也。始終一辭。故曰信。守正無欺。故曰貞。旌表其善也。此見不欺君者終免於禍也。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何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為何並去聲。讓責也。殊異也。何同荷猶感也。義無獨生。故雖有可免死者。亦不為使。當日與浩并死。則允固甘之矣。按允惟不畏死。故反生。翟黑子惟貪生。故反死。使允從太子語。究極著述之情。未必不反觸太武之怒而死也。死生之際。夫豈善為趨避者得自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主乎哉。

黑子故也。武恐負翟黑子。蓋允自謙之詞。觀其對太武及太子之語。貞直信義。當日不畏死之名。必且播盈朝野。故允特言此以掩之。蓋以小信自處。而不居於不欺之大節也。先儒疑此二語為史臣所安。增失之矣。○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入京。至

泗州。畱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

遲緩數年。不可行也。虔音乾。君行。宋英宗時第進士。虔州。即今江西贛州地。泗州。今屬江南鳳陽府。貫。猶系也。開封。都名。今屬河南省。宋都其地。以其中額多。故欲冒籍以應舉。遲緩。中式遲緩也。即系籍一事不敢欺。則其大者可知矣。按臣事君以忠。忠以不欺為主。高伯恭

李君行二人。皆能不欺以事君者。

○崔京曄母盧氏嘗誠京曄曰

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京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貨貨充足。衣

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曄音偉。京曄名曄。唐博陵人。

仕至宰相。武后時。與張柬之。桓彥範等。迎中宗復辟者。母之姊妹曰姨。姨兄。母姊妹之子。屯田郎中。戶部屬官也。家之貧富由貪廉。故足徵消息善惡。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

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京曄遵奉

教誠以清謹見稱

比去聲上上聲別音鼈。比近也。親同姓表外姓。凡非理所得

非竊官物。必剝民財。故謂與盜賊無異。無大咎者。言賊私未發。幸免於禍也。

○劉器之

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叅政。三人同起身

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

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

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

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器之名安世。宋元城人。詳見後。張觀。宋仁宗時

絳州人。緩者。從容不迫。非迂緩也。勤以從政。謹以

持身。和以待人。緩以處事。賢前輩稱後生之語。忙迫也。以不緩。故心忙。心忙。則百事因之錯矣矣。○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

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

陳恭愍曰。門人。

如劉彝。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是也。以嘗學於經義治事齋。故知稽古而愛民。從政何有者。以理

明而能御煩。心慈而有善政也。○呂榮公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

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

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少去聲。會音檜。官守處。歷官居守之處也。舉薦。求超擢也。勤於職事。必有政聲。慎於其他。必無敗

行。求知之道。在其中矣。按仕以不貪為本。人情一入仕途。往往贖貨無厭。且惰慢而不謹勤。躁迫

而不和緩。於民瘼視如秦越。而干求請託。則不憚旁蹊別竇。以為之。此皆後世居官者之大弊也。故

復舉京曄以。○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

下四條箴焉。

卷六

善行

實明倫

二

夫當行戍。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

曰諾。屬音竹。後同。養去聲。後同。還音旋。後同。孝婦。漢陳縣人。戍。謂守邊。屬。屬託也。諾。謂許養

母終天年。蓋一諾而死。生不渝矣。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

愈固。紡績織絰。以為家業。終無嫁意。紡音傲。固。諸姑慈婦愛

愈深固也。紡。網絲也。絰。機縷也。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

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

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

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

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

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少去聲。屬

之。夫音扶。卒。終也。失信棄養。則仰愧於天。俯忤

於人。故無以立於世。田財盡賣以葬者。不為身謀

而專盡禮於姑也。按孝婦之行。有四善焉。夫死

不嫁。貞也。養姑盡力。孝也。諾其夫言而不欺。信也。

欲自殺。烈也。淮陽太守以聞。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句

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下使去聲。復音福。與

兖州陳縣其屬邑。復除也。謂盡除其家征役也。按

本傳。孝文皇帝高其義。賢其信。美其行。故賜復而

尊其名。如此。○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

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

當禮少去聲女妻之妻音婁。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今河間府鹽山縣也。累官諫大夫。哀帝

時嘗抗論董賢及災異事。王莽用事。忌其公正。殺之。清謂淡泊苦。謂刻勵。凡人學行皆以清苦成立

也。宣性喜清苦。故不以資裝盛為樂。禮。故桓氏父奇之。禮謂其妻家富盛之禮。妻曰大人

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

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

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

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更平聲著音酌挽音

晚甕翁去聲。大人稱其父也。先生以年君子以德稱其夫也。守約猶言守窮。即清苦之謂。侍執巾

櫛。謂侍奉其冠帶梳沐之具。悉歸侍御服飾者。以

非夫所願有也。引車曰挽。鹿車。小車。可容一鹿者。

。按貧人所難安也。而婦人尤甚。桓氏本富家女。

而能去富即貧。去逸即勞。去奢即儉。去華即朴。君

子尤以。○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

為難矣。○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

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

已。乃斷髮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

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

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從去聲譙音

去聲。斷端上聲。後同復扶又切。上上聲。彊上聲。少

曹爽。魏宗室。從弟。同祖弟。譙郡。今歸德府永城縣。

夏侯。復姓。服闋。服終也。信。猶証也。決志不嫁。故斷

髮為証。魏主芳正始十年。太傅司馬懿與爽爭權。

小學

卷六

善行

實明倫

三

殺夷夷其族。故曹氏盡死。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

無遺類。冀其意沮。乃微使人風之。令女嘆且泣曰。

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

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

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

酸鼻。相一作州。少風並去聲。執義猶言守義。風謂以言動之。蓋示以將許他人之意。惟思也。

許之是。言許嫁之為是。蓋偽言以慰家人。欲令懈於防守也。或謂之曰。人生世

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

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

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

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為行並去聲。輕塵

易散。弱草難依。喻人死亡之易也。夷。誅也。守此。謂守節母家也。家有盛衰。人有存亡。終始如一者。仁

義之道也。盛則從而衰。則違存則留而亡。則去。真禽獸之所為矣。仁義分屬盛衰存亡。蓋互文耳。

按婦人守節難。而於夫家滅亡之日。尤難。然令女能處之不同者。當其斷髮之時。決志已久。故繼而

截耳。繼而割鼻。卒不以移。觀古仁人義士。雖烹錮解剝有所不懼者。亦以其志決也。聖人云。匹夫不

可奪志。○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

信矣哉。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仗鼓譟。踰垣而入。家

人悉奔竄。惟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為

賊捶擊幾死

諫同噪為去聲捶主藥切幾平聲。盧氏貞觀時范陽盧彥衡之女畧涉

猶言粗習也。仗兵器也。鼓諫鼓躍而呼諫也。白獨也。盲犯也。

賊去後家人問何

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

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

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按坐視姑死則不仁。已獨求生則不義。故寧救姑以死。不

忍舍姑以生。其心有所不安也。盧氏以一女子處倉卒之間。而不忘仁義如此。亦可為後世臨難苟

免者勸矣。○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

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邨落。二女皆有容色。長

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

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

辱。卽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

破面流血。羣盜乃捨之而去。

長上聲操平聲剽音票曳音裔折音舌。

奉天卽今西安府乾州地。永泰代宗年號。剽掠劫掠也。民所聚居曰邨落。京兆尹第五

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

京兆尹。京師表率之官。若今順天府尹也。第五琦長安人。肅宗時為相。後為京兆尹。蠲除也。以上

五章。共六人。陳孝婦。諾夫別語。孝養其姑。桓氏。屏除服飾。修行婦道。闡德之純也。令女截鼻自誓。盧

氏突奔姑室。兩竇氏投足巖崖。貞而烈矣。故舉以為婦人處變御窮之則也。○繆彤少

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

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嘆，乃掩戶自撾。白繆
 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
 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
 為敦睦之行。繆音木，彤音容，少取俱去聲，數音朔，
 撾職瓜切，音鑿，行俱去聲，更平聲。
 彤，字豫公，漢安帝時汝南召陵人。撾，捶也。按諸
 弟娶妻，諸婦遂求分異，性行可謂乖戾矣。彤掩戶
 自撾，而諸弟婦皆悔過，蓋感其家以誠也。及彤為
 中牟令，誅諸姦吏，并託名貴戚賓客者百餘人，則
 又裁姦以法矣。○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
 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
 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

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

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斷都玩切，易音異，令更並平聲。瓊字真之，直定
 武強人，仕北齊，南清河卽今東昌府高唐州之地。
 援據，攀援他人為證據也。陳恭愍曰：太守下淚而
 諸證人灑泣，普明兄弟悔過，可以見人心之天矣。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

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

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句

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一本無其母，複字

母弟仕至太中大夫。楚撻，言以荆撻之，或言撻之
 酸楚皆可通。按後母之弟，未有不樂戕其兄者，象

之於舜朔之於仍可見矣而贖甫數歲獨慈其兄至於涕泣抱持妻又甘與祥妻同力作祥至孝覽至悌覽妻又至賢宜其長有後於晉室乎考後王氏之盛世莫與京至有王馬共天下之語蓋皆覽後也○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於石勒過泗水攸

以牛馬畜女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

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勒稜入聲度音鐸應平聲○右僕射官名攸字伯道山西平陽人永嘉晉懷帝年號沒陷也石勒羯也據趙地稱天王弟子弟之子不能兩全者當疾奔避難勢不能以一人而攜一妻

兩兒也息子息也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

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為去聲○服喪三年蓋以父禮

報之也○按伯道舍其子而全其弟之子卒以不祀時人哀之然此特以衆人私心言耳苟以伯道之父視之則已之子與弟之子何別全已之子與全弟之子又何別但令其父有後則於此於彼等耳且子息有定命伯道當無子即使保全其子亦烏知後之不死是徒失其弟之子而已之不祀如故也君子惟視理所在當為則為有子無子奚計漸然自有天道無知之諺而伯道千古不亡矣即有子焉○晉咸寧中大疫瘦衰二兄俱亡次兄毗

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袁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衰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

晝夜不眠句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

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衰亦無恙疫自

禪上聲毗音皮復扶又切癘音利強上聲間去聲

柩音舊臨有並去聲歇軒八聲差楚戒切恙音漾

威寧晉武帝年號庾亮字叔褒鄢陵人明穆皇

后伯父疫癘皆癘疾也不畏病謂不畏疫間隙時

也哀臨蓋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

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知疫癘

之不能相染也守謂侍疾不去也按人之畏疫者

其死遂無惜於家人之死即其心而疫癘宜及其

躬矣獨憂衰不畏已死望其兄生迨兄既生衰亦

不死蓋心正則氣正正氣全則邪○揚播家世純

氣不能下而又何疫癘之相染乎

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

且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

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

休偃還共談笑椿音春廳音汀播字延慶北魏

也椿字延壽津字羅漢皆播弟恭謙敬兄而自謙

退也美味不常有故諸兄弟不集則不食蓋必以

共享為樂也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

寢閣前承候安否寢本傳作寐假寢猶言假

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莫叅問子姪羅

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莫音暮台鼎三公

善行

實明倫

義是時椿為司徒津為司空也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

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

椿命食然後食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

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

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飯上聲匙箸音持住使間俱去聲爨

音羸。肆州即今山西代州地京宅京都宅也時北魏都洛陽次附謂次第寄之總服兄弟同高祖

者。按楊氏聽堂共聚美味共食寢息共所匙箸親授嘉味親寄真聖人所稱兄弟怡怡者與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酣嘗醉射殺弘駕

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

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

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好去聲酣音許還音旋

弘字里仁鶉鴈人今平涼府靈臺縣也初仕周後仕隋酣酒狂也直猶但也按家之不睦人所難處牛公以弟則狂以妻則恚而處之泰如幾於行所無事矣○唐英公李勣貴為

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然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

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勣曰豈為無人耶顧今姊

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復可得乎勣音迹為去聲

貴為何為之為如字數音朔復去聲。勣本姓徐唐封英公賜姓李字懋功曹州人今兗州府曹縣也僕射唐宰相。按兄弟本同氣而姊姊亦然古人特以出嫁為降服耳非謂於兄弟之誼大有隆

殺也勳負太宗顧命立武昭儀為唐基禍無可取者而其一念愛姊之誠則百世猶存矣故文公節取○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

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

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音拊

府。吳氏曰奉如嚴父敬之至保如嬰兒愛之至

老人腸胃弱易飽易饑氣體虛易寒易熱而公直

以身體之故撫問之勤如此。以上九章共十一

人皆古善行之見於兄弟者繆豫公德化其弟蘇

珍之德化其民皆誠則能感也王玄通甘同楚持

鄧伯道忍棄其子庾叔褒不畏於疫非友恭之至

者能然乎楊氏兄弟三人位登台輔相愛不啻孩

孺極天倫之樂矣若文安侯涵覆於狂弟英公焚

鬚於老婢溫公撫背於伯康抑何寬○近世故家

容有深愛也後之為昆季者可法矣

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

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

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

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

家舊族皆不能若是晁音潮。因字疑美文以道名悅之宋哲宗時澶淵人今

大名府開州也父端彥歷祕書少監祖仲衍歷陝

西轉運使高祖迴景祐中為翰林學士則誠故家

也此章本出童蒙訓而不標所自蓋偶逸之耳若

猶及也稱尊者曰叔稱長者曰兄諸姑父姊妹尊

姑祖姊妹父黨交遊姻黨交遊之尊者文尊行之

稱稱姓稱行稱位而不呼字皆自卑尊人謹厚之

道也。按此章不專以兄弟言蓋因敬兄之義推

之外姓尊長諸姑之夫與其父黨交遊也其所及

者益廣矣。○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予俱音與。公名拯，字希仁，諡孝肅，宋廬州合肥人。尹京，仁宗嘉祐初，公嘗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也。此章以朋友言，以蚩蚩之民不忍欺死者之金，況生者乎？以其父未有命，不苟得寄人之金，而況他人之金乎？如兩人者，千金不欺，死生如一矣。故舉以為後世交朋友之則。○萬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

必軾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諂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朝音潮，諂在笑。切長上聲。以下十一章。復通論五倫之義也。石奮，今懷慶府溫縣人。當漢文景時，奮與四子皆官至二千石。故號萬石君。歸老，謝職自便也。下宮門式路馬，見內篇。但萬石君復躬行之耳。朝服，見子孫而不名者，敬君之吏也。諂讓，謂以言責之。對案不食，自責也。長老，族之高年者。肉袒，袒衣露肉，願受刑責也。固，再三也。許，謂許其改過而已。復食也。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訢訢如也。唯謹。勝音升，訢音銀。勝冠，謂年及冠者。申申，和緩貌。訢訢，和說貌。和易肆，故加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



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稽音啓。行去聲。稽首俯伏。敬君也。執喪哀戚甚。孝親也。質行。謂朴厚之行。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長上聲。少去聲。裙音裙。反令平聲。郎中令。內史。皆官名。恙。病也。洗沐者。漢法。在官五日。則休假一日。以洗身沐首。子舍。小房也。中裙。中衣。廁。穢器。以欲為親浣滌。故親入小房而問取之。不使親知者。共為子職。而又欲親

心之安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句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長上聲。外門巷門也。舉宗猶言闔族。讓。責也。言固當。反辭以責之。乃謝者。舉宗羣謝罷慶。罷。恕慶罪也。自是歸必疾趨。敬謹之至。不但下車行矣。按萬石君之敬君。建之孝親。皆不可及。而子孫有過。不請讓。但不食自責。尤能開悟子孫。教家之法。幾於不嚴而威矣。○疏廣為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

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賣

以其具

疏音疎骸音諧令平聲樂音洛數音朔趣音促其音供下同。廣字仲翁漢宣帝時

東海蘭陵人今之兗州嶧縣也太子即漢元帝乞骸骨告老求歸也趣促同急也言急賣餘金以供

酒食燕樂之具也

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

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

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

句說君置田宅老人即

以間暇時為廣言此計

說音稅為去聲。昆弟老也丈人即老人以其年老故為尊稱從所勸謂

若丈人自以意勸之不令廣知子孫所為也

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

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

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

令平聲復扶又切。老悖年老而乖悖也與凡人齊謂得免饑寒贏溢也衣

食贏餘而怠惰常人之情也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

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

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

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

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夫音扶樂音洛。增置產業則多財多財則安樂自足侈

肆淫佚故賢則損志愚則益過理勢之必然也而弱者求強者恃故又為怨所聚。按疏廣之行有三善焉乞骸骨早歸勇也廣君之恩賣金以樂宗

族故舊仁也不以多財遺子孫令為損志益過聚

怨之府。智也。○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

候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

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

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

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遺並音位。龐公字德公。

漢襄陽人。刺史劉表累召不赴。故往候之。壟田間高處也。遺猶傳也。與也。富而多事則危。貧而無爭則安。按德公此言亦即疏廣不以多財遺子孫之意。但德公本無財。不求遺之。疏公本有財。不欲遺之。二者有

不同耳。○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隄。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遺此

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遺音位。按史

陶公名潛。字淵明。別名元亮。晉末潯陽人。即今九江府彭澤。九江之屬縣。家累妻子也。方僕也。給予也。亦人子。言貴賤雖異。而肌體則同。亦人所生之子耳。不可以其賤而陵躐之。觀此一言。知公有仁人之心。非徒清高自為矣。按龐公遺子以

安。淵明教子以仁。二章蓋為為父者言也。○崔

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韓等奉孝芬。盡恭順之

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

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以有須。聚對分給。諸

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韓音偉。且徐上聲。孝芬字恭粹。北魏博陵人。且恭

謹貌。且溫顏色。言恭謹之甚。有溫和顏色也。羣聚相對。分給錢帛。又言其無私也。孝芬叔

小學

卷六 善行 實明倫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
溫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
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
裁之如此二十餘歲上聲。按冬溫夏清。出告
反面不私假私與無私貨私
器此古子婦事父母舅姑之禮也而孝芬兄弟以
此事其叔母所謂亡於禮者之禮矣。又按北朝
崔氏之盛自漢崔實始至孝芬父挺已五世同居
矣振即挺之弟孝曄孝直孝政皆孝芬弟也其能
盡禮於兄與叔母如此考挺於魏孝文時為光州
刺史振官至兼尚書左丞孝芬至兼吏部尚書加
儀同三司孝曄於莊帝時為趙郡太守孝直遷直
閣將軍孝政位太尉而孝芬子猷仕周拜御史中
正大夫隋初進爵汲郡公猷子仲方仕周為司正
大夫則其孝義慈厚之報蓋閱三朝而未艾矣

○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
若朝廷焉慄音栗。凝字叔恬文中子御家以四
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冠去聲。御
治也。勤以作
事儉以制用恭以處已恕以待人四者盡治
家之教冠婚喪祭說見前四者盡正家之禮聖人
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
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不假者言不
以借人蓋聖
人遺言不敢瀆朝廷命服不敢輕祖宗祭器不敢
褻也阮氏曰不假皆自足也亦通垣墻也什物器
物也以非一種故曰什物必堅朴者取其經久不
壞而又不多費也門巷所植果木必方列而不參
差蓋其為人不苟故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
細物之整齊猶如此

善行 實明倫言

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長上聲，更平聲。

○公藝，兖州壽張人。齊高洋篡國之名，稱北齊者，別於南齊。蕭氏也。麟德，唐高宗年號。封封土為壇以祭也。天子所至曰幸。忍，耐也。協，和也。相責望，謂卑幼責望尊長，衣食之不均，尊長責望卑幼，禮節之不備也。按致堂胡氏謂是時高宗受制武氏，當以不聽婦人言為對此。固人臣因事納規之義，然忍之一字實處家善道。公藝以是進高宗，蓋亦書其所得而不敢欺耳。

○韓文公作

董生行。曰：淮水出桐栢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元年，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行如字，淝音肥，召音邵，索音色，錢叶音尋。○文公名愈，字退之，其先昌黎人。後居南陽，累官吏部侍郎。從祀孔子廟庭，行歌行也。桐栢山在南陽府唐縣，淝水在廬州府合肥縣。壽州屬鳳陽府。安豐即今霍邱縣也。貞見唐德宗年號。召南，董生名。行義，猶言為善。刺史不薦，名無人知。吏更索錢，言其貧也。

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

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
盡日不休息。言其勤於耕讀。樵漁也。山樵以給烹。炊水漁以給甘旨。吳氏曰。感感。憂也。咨咨。嗟怨聲。父母安其孝。故不憂。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昨妻子樂其慈。故不怨。
 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
乳去聲。哺音步。彷徨音旁皇。躑躅音擗逐。覆救救切。乳生子也。哺飼也。蟲蟻非乳犬所甘。故不食。彷徨。悵快貌。躑躅。躑躅貌。狗乳子而雞為哺。覆蓋董生孝慈之行。獨天知之。故祥瑞見於異類如此。
 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讐。食君之祿。而令

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
令平聲。愁也。一說恐其不盡忠於君也。朱子曰。上句誰將與儔。疑而問之之辭。下句無與儔。答而決之之辭。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
使去聲。河東道名。屬今山西地。節度使官名。若今巡撫而權加重也。公綽字寬。小字起之。陝西華原人。屬今西安府之地。憲宗時。拜御史中丞。累遷檢校左僕射。
 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莫。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

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

朝音潮鄂音頤從莫離俱去聲治平聲。朝謁朝君而謁上官也。仲鄂字諱蒙公綽子。詳見後公權

字誠懸公綽弟文宗朝累官學士承旨以太子太保致仕從弟同祖弟再會食所謂兄弟既具和樂

且儒也人定鐘夜鐘也晨省昏定其禮未嘗不嚴而執經講議論文聽琴則亦未嘗不和矣二十餘

年不變易其有恒可知

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

不敢忘也

上食音似先君公綽稱其父也名子

溫丹州今延安府宜川地饑歲蔬食得

古減膳撤懸之意至居常不輕聽食肉則家

教之嚴有自來矣公綽能不忘所以為難也

姊妹有孤嫠者雖疎遠必為擇婿嫁之皆用刻木

粧奩續文絹為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

不失時發音離為去聲奩音廉續賢入聲。發無

文飾也。續文絹也。文絹色絹也。皆服之

儉者資資財裝裝齋所以遣嫁者也

及公綽卒

仲鄂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

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

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

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為言仲鄂終不以官達

有小改使去聲莫音暮。鹽鐵使官名主鹽鐵之

利者通衢大道也迎候馬首敬之至也公

善行

實明倫

三

善行

實明倫

三

善行

實明倫

三

綽家教嚴。故仲郢遵之如此。有賢父兄。斯有賢子弟矣。公權以為言者。以姪為朝廷顯官。不欲當其重禮也。此上言柳氏外庭家法之善。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為措。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觀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履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相少並去聲。長上聲。衣去聲。碧音壁。祇音止。兜斗平聲。和去聲。○休。唐開元時相。陝西長安人。措紳。措笏垂紳。謂宦家也。楷範。模範也。啓齒。笑而至見齒也。歸觀。歸寧父母也。竹兜子。竹輿也。青衣。僮使也。屣。躡。通草履也。資。助也。苦參黃連熊膽。皆清火能資助於讀書勤苦也。

不啓齒笑。則嚴肅。衣絹素。則儉約。和丸資學。○江

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

之不食。長上聲。畜音旭。為去聲。○江州。即今九江府。陳氏。九江德安人。畜犬皆知仁義。相順

之所感也。考其先陳崇。自唐僖宗時六世同饗。詔旌其門。至南唐為立義門。免其徭役。後子姓益眾。常苦食乏。宋太宗淳化元年。詔貸江州義門陳兢粟。蓋已十世同居矣。○溫公曰。國

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

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朝音潮。相去聲。一本相。下有昉字。邸音底。諤音。靈。國朝。溫公自稱宋朝也。李相名昉。深州饒陽人。相太宗。諡文正。邸舍客店也。宗諤李相第三子。按前崔氏家財。皆入叔母李之庫。此李氏所有。亦聚之一庫中。皆古人不私其財之禮。凡人父子兄弟。所以乖離者。止因各私其財。不假分毫耳。苟得崔李二公之意。家不睦者鮮矣。自此以上七章。孝芬承奉叔母若所生。王凝。閨門若朝廷。公藝。百忍。同居九世。召南。孝慈感雞禽。陳氏雍和化畜。犬。公紉。夫婦善教。李氏世守先法。皆齊家之善則也。家齊則國治。而天下可平。雖大人之學亦該之。然則小學之書。固不專為小子言之矣。又按朱子語類問小學實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眾編類。來偶無此耳。

右實明倫 共四十五章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第五。姓。倫名。字伯魚。東漢長陵人。今西安府涇陽縣也。據東漢制。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竟。終也。朱子曰。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趨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曰。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考倫光武時為會稽太守。後官。○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終司空。



試寬令恚，何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平村入聲，令平聲，恚音惠，朝並音潮，奉音捧，汚去聲。寬，字文。

饒漢靈帝時，華陰人。遽，色急遽之也。恚，怒也。裝，嚴，謂裝束整齊。收之者，收其翻汚之羹也。按寬容之量，常人所難，而倉卒尤不可強。觀寬神色，不異如此，非天資之異，則其所養亦深矣。○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

好去聲。湛，字子孝，漢平陵人。今西安府興平縣也。矜，矜莊。嚴，嚴厲。性於嚴而復好禮，故其動止皆有則也。幽室，無見必修整其容，所謂不以真儀，情行也。漢以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其

治長安城中。儀，型表式也。建武初，為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馮翊音平，亦。建武，漢光武年號。左馮翊，屬今陝西，跨西

安鳳翔之界。寺，官署也。主簿，馮翊屬吏也。明府，猶言神君。蓋尊稱其長之詞。按上章，劉公以寬和勝。而張公復以矜嚴勝。寬和則近於仁，矜嚴則近於義。其性各有所優也。然湛對妻子若嚴君，幾於矜莊過甚矣。至望寺門而步，則又謙虛善下也。斯所以不可及歟。

○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

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遺音

位莫音暮。震字伯起。漢安帝時華陰人。累官至太尉。荆州今屬湖廣省。震嘗為州刺史。昌邑縣名今屬山東萊州府。故人震自謂。熊氏曰。明不欺天。幽不欺神。內不欺心。外不欺人。按伯起四知之說。蓋得中庸莫見莫顯成湯顧諟明命之意。幾於聖賢之學矣。○茅容與等輩避

兩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

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其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

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容

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

德。夷本。作踈。下為去聲。下共平聲。令平聲。茅容字季偉。漢桓帝時陳留人。夷踞。蹲坐也。危坐。以

尻著踈而坐也。林宗名泰。太原人。寓宿。借宿也。蓋

欲藉以深觀其為人。先輩。世恐失人。其用心如此。○按容當淋雨時。危坐愈恭。心已如見如承矣。況草蔬食客。殺雞供母。考尤不可及乎。宜林宗之蹙起而拜矣。以上五章。舉漢朝能正心術者五人。第五伯魚善省察。劉文饒善涵養。子孝修整幽室。伯起不欺暮夜。季偉危坐愈恭。斯皆慎獨之君子也。歟。○陶侃為廣州刺史。

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莫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

勵志勤力。皆此類也。甓音闌。莫音暮。陶侃字士行。晉明帝時鄱陽人。仕至太

尉。廣州今為廣州府。屬廣東省。甓。磚也。時中原陷於劉石。侃欲致力興復。故勇於習勞如此。後

為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

人倫終日歛膝危坐。闕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上疏去聲。下疏平聲。人倫猶言儀也。舊以尚名教釋之。疑非是。人必靜而思慮出。故歛膝危坐。闕外猶言藩屏也。是時晉處江左。以荆楚為國。西門故稱闕外。翰詞也。手答書疏。則遠情皆通。引接疎客。則羣材畢至。侃之為此。蓋興復中原之要機也。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陰。日陰也。君子進德修業。故惜分陰。世者遠矣。若逸遊荒醉。德業無一有。則條死條生。與蟲螻無異。所謂自棄其命也。諸叅佐

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擣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耶。擣蒲音。秦佐。叅謀軍事者。蒲。擣蒲。博局戲。皆以戲賭攫財者也。浮華。謂虛誕無實。擣。檢束也。亂頭蓬首也。養望。養其虛望也。按晉人以曠達為高士。皆蓬首垢污。以養其望。而侃獨能勤勵如此。得古人終日乾乾。自強不息之意。學者所當勉師而力行者也。○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

善行 實敬身

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

皆如行儉之言。炯音迴，長上聲。王勃字子安，文

范陽人。賓王，義烏人。行儉字守約，唐高宗時絳州人。當時以四人為必顯達，故行儉論之。器識器局

識見也。凡人器局弘深，識趣高遠，則所致功業自遠而福祿亦因之。若浮躁淺露，則其器識可知。而

文藝不足言矣。行儉一言，蓋千古觀人要法。後勃省父交趾，渡南海溺死。照鄰以惡疾不愈，投潁水

死。賓王同李敬業起兵揚州討武后，不克死。潁水在今潁上縣盈川，即今衢州龍游縣所分地也。

○孔戡於為義若嗜慾，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

避，退怯如懦夫然。戡音堪。戡字君勝，唐憲宗時人。孔子三十八世孫，此亦丹書

欲勝義勝之意。夫義利清濁如芝蘭糞穢之異。人能視義如芝蘭，視利如糞穢，則其取舍決矣。○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

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為丈，皆許納拜。未

嘗笑語欵洽。外藩謂節度使，取屏蔽之義也。門得列戟，故曰戟門。幕，帷也。幕賓，入幕之

賓，掌書記者也。納拜謂受其子拜。欵洽，親洽也。以其父行，故不敢輕笑語為親洽。按幕賓後世所簡

賤者，而待之如此，則其敬禮父執可見矣。○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

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為大鎮，廐

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三為大鎮，謂嘗

為山南劍南天平三道節度使也。公退，公事畢而退休也。端拱束帶，敬也。無良馬，不熏香，儉也。不釋

卷，實敬身也。

也。卷勤家法。句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賊吏。

法。凡理藩府。急於濟貧。郵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

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貰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

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於始至。

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為選壻。出俸金

為資裝嫁之。賁音世。傳去聲。帑音倘。藏去聲。上為

法。貸。寬也。假。貸。謂以錢穀借之。廩。如廩給之。廩。謂

給散軍食也。一云。如餘廩之。廩。謂胥徒工食。皆可

通。貫。除也。館。客舍。傳。馬驛。犒。勞也。食儲。指米穀。帑

藏。指金帛。衣纓。猶言簪纓。宦家也。按。不奏祥瑞。則

阿諛。除。不度僧道。則異端。斥。不貸賊吏。則貪墨

懲。濟貧。郵孤。則無告。有資。水旱。假貸。則凶荒。不害

軍食。精豐。則戰士。奮。逋。租。貰。免。則窮民。安。館。傳。宴

稿。增。盛。則賓客。歸。懷。儲。帑。盈。於。始。至。則。又。樽。節。有

在。不。私。其。用。致。然。蓋。真。政。事。之。才。矣。要。其。本。原。則

之。政。事。至。於。周。密。如。此。若。嫁。宦。家。孤。貧。女。則。又。仁

人。之。心。矣。此。上。自。晉。迄。唐。舉。正。心。術。者。五。人。陶

士。行。朝。夕。運。甕。所。務。者。勤。裝。守。約。以。器。識。觀。人。所

見。者。大。孔。君。勝。明。辨。義。利。故。勇。怯。與。人。殊。柳。起。之

心。存。謙。謹。故。即。幕。賓。教。子。有。嘉。禮。至。諭。蒙。端。拱。之

讀。書。施。之。政。事。無。不。善。其。又。明。體。而。達。用。者。乎。○

柳玘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

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

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

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相去聲。女音汝。復扶

又切。王涯。太原人。

小學

卷六 善行

實敬身 昌

唐文宗時相掌利權謂其兼度支鹽鐵權茶諸使
氏女涯女嫁於竇氏也其釵奇麗淫巧故稱妖
物禍必隨者以天道惡
盈且人心所貪競耳
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

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

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球音求

婚姻會因婚姻而燕會也外郎官名若余員外馮為賈相餽門人最密賈

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

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終賈為出涕

竟不知其由餽音速浹音接飲去聲下為去聲。色為申故稱蒼頭勗戒救也球以奴張威福恐累其主故戒救之浹周也浹旬周十日也地黃藥名

酒漬能養血奴惡球戒救又恐其以情告主又明

故遣青衣假餽命飲之而實以毒酒殺之也又明

年王賈皆遭禍遣禍謂為宦者仇士良所殺也噫王以珍玩奇貨

為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

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

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

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

可得乎廡音武。知言知理之言也恩權隆赫羣怨集而禍機伏故亦謂之妖忠所事言其

盡心於餽也奴曰臧婢曰獲指蒼頭也門客謂馮球廡堂下周屋也此雖一事作戒

數端熊氏曰珍玩奇貨不可貪一戒也恩權隆赫不可恃二戒也縱妻貪贖三戒也正言不能

善行 實敬身

保身四戒也。戒獲害門客。懵然不知。五戒也。○按
 涯餽為上。良所戮。無少長皆族誅。而涯則腰斬。百
 姓以其權。茶爭投瓦礫擊之。至暴屍不得收葬。自
 古宰相得禍之酷。未有如涯餽者。要由貪戀權利。
 有以致之。凡人心術之微。苟一
 動於此。則去涯餽之禍不遠矣。○王文正公。句發

解南省廷試。句皆為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

一生弊著不盡。公正亟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解冠。並去聲。著音酌。○公名曾。字孝先。宋青州益

都人。真宗時為相。封沂公。發解。指由鄉而貢。鄉試

也。南省猶言南宮。會試也。廷試殿試也。凡

志有公私之異。不在溫飽。則在安天下矣。○范文

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

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少去聲。樂音維。○

無所厭。毀譽不加。喜怒得失。不為欣戚。惟天下未

安則憂。故曰先天下而憂。天下已安則樂。故曰後

天下而樂。憂樂不繫一已。而

繫於天下。蓋仁人之心如此。其事上遇人。一以自

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

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

能必。吾豈苟哉。自信者。自守其正。凡夫就從違。皆

其方。謂盡所當為之道。苟者。徼倖以望其成也。自

盡所當為。而成否。弗計。此與諸葛武侯成敗利鈍

非臣逆。○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

覩同意。○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凡自欺者。皆勿為。故

無不可對人言。○此

上三章明心術之要也。誠能不存，溫飽如沂公先憂後樂，如文正無一毫不可對人言，如司馬溫公則可謂包含弘大，磊落光明。而稱不世之偉人矣。○管寧嘗坐一木榻，積

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股音古以下

凡七章舉古人敬身威儀之則也。寧字幼安，北海人，係今青州臨朐縣。漢末避亂，浮海居遼東。凡三十三年，乃還郡。卒年八十四。箕股謂兩展其股狀如箕也。古人危坐如跪，故當膝處皆穿。觀其五十餘年兀坐如此，則

心之不動可知矣。○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

心養性為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

無倚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

華，聲伎遊宴，以至於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少好俱去

聲窘羣上聲，俚音里，伎音忌。治心收其放心也。養性養其德性也。窘迫促也。俚鄙俗也。聲歌吹也。伎巧戲也。奇玩奇物可玩弄者。自寡嗜慾以下，言其外無妄為。自世利紛華以下，言其內無妄好。治心養性，莫過是矣。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

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塑音素。端坐如泥塑，陰之斂也。接人一團和氣，陽

之舒也。所謂全體渾然，陰陽合德者，先生近之矣。○明道先生作字時甚

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作字敬亦慎威儀之一端，觀小

以知大也。朱子曰：此亦可以收放心。○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

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

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忠定元城器之先生諡

人有妄心，故形於言。妄

善行 實敬身是

語既除。則妄心自戢。所謂制外以養其中也。朱子曰。溫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

自欺也。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彙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

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

裕。易音異。彙音隱。掣肘音徹。帶盾汝允切。下行去聲。操曲曰彙。正方曰拓。皆制木之器。此借以

為檢點。言行之喻。掣率也。肘。臂節也。掣肘。事見家語。矛盾。事見韓非子。此借以為言行相違之喻。力行七年。蓋其省克之嚴。久而不懈如此。

至於表裏相應。幾乎動以天而無妄矣。○劉公見

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

手足亦不移。欹。疎音欺。聳。不動不移。由其立志堅疑而然也。按劉公於哲宗時抗疏

忤章惇。斥嶺表。凡烟瘴遠惡地。無不歷。惇屢喚其黨殺之。卒不死。文忠蘇公稱為真鐵漢。蓋即與客坐談時。固先有以養成之矣。 ○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事母至孝。

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

不敢有邪心。卒諡節孝先生。生理本直。人以迂曲害之。心直則可對於

上帝矣。朱子曰。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為惡也。按君子威儀之善。實與內之心術相通。幼安當膝皆穿。明道端如泥塑。元城肩背竦直。即古人坐如尸之意。其外如此。其中可知。合之正。獻公淡然無所好。溫公仲車誠而無邪心。非皆不愧幽明者歟。固未可以威儀之末視之矣。

○文中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絜潔同長音丈

○儉不華靡也潔不垢污也長物猶言善物或謂餘剩之意皆言其貧也黃白麻絲自然之色青碧則加染造矣以下共七章詳古人敬身之衣服飲食而并及於宮室器用蓋復推而廣之也

柳此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

羹藜夕食齧葡萄而已

藜音忒高氏兄弟史不詳其何地人俱元和中登

進士長銖次銖次錯俱官至吏部侍郎速召也不即無重味之意藜肉糲也藜齧也葡萄皆菜名家貴顯而自奉寒儉如此能長有其家必矣考銖錯之子又皆官至禮部侍郎也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邱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

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輔廳事誠

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公名沆字太初相未真宗卒諡文靖

鹿鄉人今隸北直廣平府第宅也封邱宋都城門名廳前堂也曰廳事者廳以治事故也旋迴轉也太祝奉禮皆世廕之官按文靖隘其居第與漢蕭何不治垣屋之意同

○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

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

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眾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

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

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

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相易並去

聲。公名知白。字用晦。今河間府滄州人。相宋仁宗。文節其諡也。河陽。今懷慶府孟縣也。掌書記。府佐貳之官。宋時位通判之下。公孫漢丞相。公孫弘也。嘗為布被。汲黯曰。弘俸祿多而為布被。此詐也。或疑文節矯為儉約。故引是規之。異於今日。謂失位也。頓。遽也。接得。失如循環。存亡如晝夜。必然之理耳。身存常念其亡。居位常懷乎去。文節之慮遠矣。○溫公曰。先公為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

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瓦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

物薄而情厚。梨音離。柿時上聲。菹音慈。數音朔。○溫公父名池。羣牧判官。官名。蓋上閑牧之事者。酒果肴器皆儉。故會可數而禮勤。禮勤則物薄而情厚矣。近日士大夫家。

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名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

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鮮上聲。

內法。宮內造酒法也。酒果肴器皆奢。物雖豐而不可以數會。則禮反疎。情反薄矣。而世風日以奢。人情日以蕩。物力日以屈。故欲導風俗之儉。必先絕宴客之侈。然後可為也。○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兒

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長上聲。忝。叨也。聞喜宴。初第

進士而相宴樂也。按文靖文節溫公皆宰相。高氏兄弟三人皆卿貳也。而能儉約如此。則知內篇所詳飲食之節。衣服之制。雖至卿相當守之。非特小子之宜謹而已。

○汪信民嘗言

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

賞

咬作齧。信民。名革。撫州臨川人。試禮部第一。分教長沙。年僅四十。康侯。文定公字。擊節。猶言

拍案。朱子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生死之心輕矣。九衣食外物。至

微末事。不得未必便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違其本心者。眾矣。可不戒哉。按人生有欲。在於自奉。世人所以曉夜蠅營。甘為至汙極下不辭者。不過供饕餮恣睢之一快而已。朱子輯小學。終於咬菜根一言。其叮嚀之意切矣。

右實敬身

共二十八章

實敬身

實敬身

